阿育王經卷第二

梁扶南三藏僧伽婆羅譯　寫

供養菩提樹因緣品第三

尒時阿育王於佛生處得道轉法輪入般涅槃於一一處各以十万金供養於菩提樹信生信樂作是思惟此是世尊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日日之中最勝珎寶供養此樹是時阿育王第一夫人名微沙落起多(翻護世)生嗔恚心大王既愛念我云何以好珎寶與菩提樹即喚旃陀利女(翻下姓女)而語言菩提樹是我怨汝能殺不荅言能汝當與我金夫人語言如是時旃陀利女即便呪樹以縷縛之是菩提樹漸漸枯死有人白王是菩提樹漸漸枯死而說偈言

佛坐菩提樹　知一切世間　得一切種智
此樹今日死

時王聞是語已悶絶躃地諸臣以水灑王良久乃醒即便啼泣而說偈言

我見此樹王　即是見如來　樹王若枯死
我命亦隨滅

時彼夫人見王憂惱便白王言若我
不能令菩提樹生者我亦不能令王
歡喜王荅言汝若能令菩提樹生者
汝非女人何以故佛住此處得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時夫人喚旃陁
利女而語言汝能令樹更生如其先
不荅言若菩提樹其根不死能令更
生乃至栴陁利除所縛縺周帀掘坑
日日以甖乳灌之坑中少日之間樹
漸還生遂得如本時人白王王於今
者大生功德菩提之樹今得生故王
聞此言心大歡喜即便往至菩提樹
間瞻菩提樹目不能捨而說偈言
從於瓶沙王　及諸餘國王　无上二因緣
悉所不能作　當於菩提樹　灌以香色乳
復當修供養　聖衆五部僧
時阿育王以千金銀琉璃甖盛以香
水復持種種飲食及香花等千甖香
水浴菩提樹以種種綵衣而以衣之
王於是時復受八戒受八戒竟手執
香爐而登殿上請四方僧說言世尊
弟子在四方者為攝受我故悉應来
此而說偈言

正行善逝子　栰寂靜離欲　應供大福田
天人所歸依　寂勝善逝子　行禪離愛著
阿修羅所依　當來攝受我　於須宿國處
大林及暗林　有諸阿羅漢　當來攝受我
如來子樂禪　住阿耨達池　及江山石窟
當來作慈悲　善言如來子　住舍利沙殿
无憂慈悲心　當來攝受我　大勇之神力
住於香醉山　我請阿羅漢　當去來此處
時阿育王說此言已有三十万比丘
和合阿羅漢十万學人二十万及精
進凡夫無數於衆僧中上座一處無
有人坐時阿育王白六通上座耶舍
言第一坐處何故無人答言此是第
一上座之處王又白言除大德外更
有上座耶答言有佛說弟子中有能
師子吼此為第一姓頗羅墮名賓頭
盧第一坐處是其所坐時阿育王聞
其此言身毛為竪如柯曇婆花又說
言大德有比丘見佛未入涅槃今猶在
者不長老答言有姓頗羅墮名賓頭
盧其人見佛王又問言我於今者得
見其人不長老答言王尋當見其今
應來時王聞已大生歡喜而說偈言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三張　寫

我今得大利 及无此攝受 以得見大德
名曰賔頭盧
時阿育王合掌仰看空中目不曾捨
時賔頭盧與無數阿羅漢隨從圍繞
如半月形猶若鴈王從空中下次第
一處坐是時阿育王見頗羅墮賔頭
盧來及見十万比丘皆從坐起又見
賔頭盧頭髮皓白額皮眉毛垂覆
面如緣覺身見已五體投地礼賔頭
盧足如大樹倒舌䑛其足長跪合掌
瞻仰啼泣而說偈言
大地海為衣 山莊嚴一繖 除怨得此地
令我生歡喜 不如於今日 與大德相見
我今見大德 倍生於恣念
復次大德見世尊不是時賔頭盧以
兩手舉其眉毛視阿育王便說偈言
我數見如来 無等无辟類 有三十二相
面如秋滿月 梵音除煩惱 入无諍三昧
阿育王復問大德於何處去何見長
老答言大王世尊與五百漏盡阿羅
漢隨從最初於王舍城安居是時在
此衆中得具足見佛便說偈言
无欲無欲從 摩訶平居尊 是時此安居

我見足見佛　如汝今見我　如是我見佛
復次大王世尊又於舍衛國為勝外
道故現種種神力作无數化佛相好
莊嚴次第而上至阿迦膩吒天我於
尒時亦在其中見佛種種神變而
說偈言
時有諸外道　行種種邪道　世尊以神力
示現降伏之　是時我見佛　令世間歡喜
復次大王世尊於三十三天上安居
為母說法竟與諸天衆圍繞下僧柯
奢（翻光明）國我於尒時在大衆中見諸
天衆復見比丘尼名欝波羅（翻青蓮華）槃
尼柯（翻色）見其化作轉輪聖王具足七
寶而說偈言
上天安居竟　佛便從彼下　我時在衆中
是故得見佛
復次大王修摩陁伽（翻不解）孤獨女見
請佛及五百阿羅漢佛以神力至分
陁跋陁國（翻不解）　我以神力舉山從虛空
中亦至彼國是時如來誡勑於我汝
不得入涅槃至我法住而說偈言
修摩伽陁請　佛神力至彼　我以力舉山
隨至分陁國　是時佛誡勑　令我至法住

以是因緣故　得具足見佛
復次大王汝先小時以小兒意佛入
王舍城乞食我奉佛麨汝奉佛沙成
護尒時起隨喜心如佛所記此小兒
於我涅槃百年後當生波吒利城名
阿輸柯為四分轉輪主領法王當廣
供養舍利起八万四千法王塔我於
是時亦在其中而說偈言
王昔為小兒　合掌以沙施　我亦於是時
具足見此事
阿育王復問賓頭盧大德何處住以
偈答言
北方阿耨池　於香醉山中　我住於彼處
及諸同學衆
阿育王復問賓頭盧大德幾人隨從
以偈答言
六万阿羅漢　圍繞隨於我　我及諸大衆
悉盡煩惱毒
復次大王何事此疑當速施僧食衆
僧食竟當更共語王答言尒如大德
教以念佛教我當觀菩提樹觀菩提
竟當與僧食以種種飲食當以供養
時阿育王語比丘名一切友我當施

僧十万金及一千金銀琉璃瓶於太
衆中當說我名供養五部僧時阿育
王見名鳩那羅(鳥名不解翻)住王右邊是時
王子畏其父故不敢發言便舉二指
示唱導比丘表其修福倍多其父時
大衆見鳩那羅一倍作福悉皆大笑
時王見大衆笑語大臣成護汝所作
非是故人笑成護荅言多人欲作功
德若作功德必以一倍是為正當阿
育王荅言我當以三十万金供養衆
僧以三千寶瓶盛以香水灌菩提樹
當以我名在大衆說供養五衆乃至
鳩那羅復舉四指以示比丘時大王
瞋語成護大臣我修功德誰今與我
而欲諍大不識世法成護見大王瞋
礼大王足誰敢與王争作功德而說
偈言

誰敢與王　諍修功德　是拘摩羅
與王諍作

是時阿育轉身右邊見拘那羅王子
向賓頭盧說言大德我今唯除七寶
庫藏一切大地宮人大臣并以我身
及鳩那羅悉施衆僧當以我名在大

衆說供養五衆復說偈言
一切宮內　唯除珎寶　宮人大臣
悉施衆僧　大衆之僧　為福田處
我及王子　具足功德
是時阿育王於賓頭盧等大衆中布
施竟於菩提樹周帀起牆時阿育王
自登牆上以四千甖盛以香水灌菩
提樹其菩提樹還生如本而說偈言
已灌菩提樹　菩提樹還生　枝葉極茂盛
功德亦增長
大王灌菩提樹竟還生如本枝葉青
軟新芽更出王及大臣一切人民心
大歡喜復次飲食供養衆僧於大衆
中有一大德名耶舍語王言今此大
衆貴可愛重王今供養勿起異心時
阿育王自手行食從上座為始盡於
一衆於衆僧末有二沙弥以麨相扮
歡喜丸等共戲相擲阿育王見笑而
思惟此二沙弥為小兒戲乃至阿育
王復從上座所次第行食至耶舍所時
大德耶舍復語王言大王於衆僧中
不得起不信心王荅言尒復白上座
耶舍言有二沙弥以麨等相戲耶舍

荅言此二沙弥具心解脱及慧解脱
皆阿羅漢王聞是已心大歡喜復生
心言我已供養衆僧復見好衣施二
沙弥時二沙弥即知王意便現功德
之力一沙弥化作鐵器以置其前一
沙弥化作揵瓶水等王見問曰用此
何爲荅言大王我見王心供養僧竟
別施我衣我欲染之時王聞已即便
生意我本在心未發言說云何此人
已知我心即以五體投地敬礼其足
向二沙弥而說偈言
我孔雀大王　及大臣人民　功德我已作
一切得大利　精進處生信　可施我已施
乃至阿育王語二沙弥我以汝故於
一切僧悉施三衣時阿育王於五衆
中已作功德復於一一人悉施三衣
又以四十万金布施衆僧復以无數
金銀贖此大地宮人大臣并以未身
及拘鄣羅
毗多輸柯因緣
是時阿育王於佛法生大信心起八
万四千塔已作五衆大會以飲食供
養有三十万阿羅漢學人一倍精進
凡夫無數阿育王倍生信心時阿育王

弟毗多輸柯信外道法言釋迦牟尼
弟子无有解脫何以故常樂樂行異苦
行故乃至阿育王語其弟言汝於非處
莫起信心於佛法處當生信心時阿
育王於異時中欲為捕獵阿育王弟
於彼山中見一仙人五熱炙身其於
苦道而起實意往其所礼其足說言
大德住此幾時仙人答言經十二年
復更問言汝食何食答言常食樹木
果根復問汝衣何衣答言結草為衣
復問卧處云何答言以草鋪地又問
汝因何事而起煩惱答言見廣行欲
起我欲心以欲心火燒於我心時阿
育王弟心便生疑如此苦行尚起欲
心佛之弟子常脩樂行云何見欲而
不起心既起欲心何得於欲而起厭
離即說偈言
仙人住苦林　食樹花果根　服氣除饑食
不能滅欲愛　釋迦牟尼子　食酥酪乳味
於種種衣服　悉皆不能捨　若伏諸根者
頻隨山能浮
阿育王弟復更說言釋迦弟子誑阿
育王令作功德時阿育王聞其此言

益[illegible]

即設方便語大臣言我弟於外道生
信當以方便令其得入佛法時大臣
荅阿育王言大王云何教我所作王
語大臣我今欲洗入彼浴室應脫天
冠及衣服等汝當以我服飾莊嚴我
弟令登王座臣荅言尒及至阿育王
將入浴室脫莊嚴具入浴室已是時
大臣語阿育王弟若无阿育汝當作
王是故今者試著天冠被天衣服及
登王座大臣語已而便與著令登王
座時大臣即白阿育王言王所勑使
臣已作竟阿育王出觀其弟著天冠
及登王座而語言我今未滅汝已作
王阿育王瞋即命行殺之人身著青
衣披髮執鈴至已礼王白言今者欲
何所作王語言我捨此弟汝可殺之
王語已竟便有多人執諸器仗而圍
繞之是時大臣礼阿育王足而白王
言此是王弟願王忍辱莫起瞋心時
阿育王荅大臣言我當忍辱至於七
日為我弟故於七日中暫與其國令
其作王種種伎樂及諸婇女以供給
之一切臣民皆往問訊行殺之人執

刀門立日日白王今一日已過餘六
日在如是乃至六日已過餘一日在
至第七日王莊嚴具天衣服還阿
育王大臣諸人將毗多輸柯共往問
訊阿育大王時王問言汝七日為王
種種伎樂好聞見不弟以偈荅言
若人見色　及聞音聲　食種種味
此能荅王
王復語言我與汝國七日為王百種
伎樂皆悉汝意无數衆人日日問訊
呪願於汝云何而言不見不聞不得
好味復以偈荅
我於七日中　不見不聞聲　不嗅不嘗味
亦不覺諸觸　我身莊嚴具　及諸婇女等
思惟懼死故　不知如此事　伎女歌舞聲
宮殿及卧具　大地諸珎寶　初无歡喜心
以見行殺者　執刀在門立　又聞搖鈴聲
令我懷死畏　死橛釘我心　不知妙五欲
既著畏死病　不得安隱眠　思惟死將至
不覺夜已過
是時阿育王語其弟言毗多輸柯汝
於一生中思惟死苦雖得上妙五欲
而不生愛出家比丘於十二入思惟

阿育王經第三卷　第十二張　寫

[illegible]

無量生死无常云何而得起煩惱耶
又復思惟地獄之苦及諸畜生更相
殘害餓鬼飢渴衆苦所逼思惟人中
四方馳走初无安樂思惟天上壊敗
之苦如是五道身心之苦无有樂處
觀此五陰無常苦空无我不實辟如
空村無有居民如是五陰皆空無我
以無常火燒諸世間佛諸弟子常作
此觀云何而得起煩惱耶復說偈言
汝於一日中　思惟生死畏　而无有歡樂
不起貪愛心　佛諸弟子等　日日觀生死
云何生歡樂　而起煩惱心　於飲食衣服
及以卧具等　思惟解脫法　而不起著心
觀身如怨家　三有如火宅　思惟何方便
而得解脫之　涅槃解脫法　不貪於五欲
其心如蓮華　處水而不著
時阿育王以善方便佛法教化毗多
輸柯時毗多輸柯合掌向王而說言
大王我於今者歸依如来及以法僧
而說偈言
我今歸依佛　佛面如蓮華　天人所歸依
无漏法及僧
時阿育王以兩手抱其弟頸而語言

我不悞汝為欲令汝信佛法故是故為
汝現此方便時毗多輸柯以種種華
香及諸伎樂供養佛塔以種種飲食
供養衆僧復往鷄寺耶舍上座六通
羅漢所至已對耶舍坐為欲聞法時
耶舍以神通力見其前世已造善業
今於此生是㝡後身得阿羅漢為其
說法讚歎出家旣得聞法便樂出家
即起合掌白耶舍言善說法律我得
出家受具足不於佛法中欲修梵行
耶舍荅言善男子汝可還白阿育王
聽出家不時毗多輸柯即還阿育王
處至已合掌白言大王今當聽我出
家我於佛法欲修梵行復說偈言
我心乱不住　猶如象无鉤　王意如鐵鉤
勿制我出家　王為地中主　當聽我出家
佛作世間光　今欲修其行
阿育王聞其言手抱其頸悲泣落淚
而語言毗多輸柯勿作此意何以故
出家之人形服麁弊飲食假人眠卧
樹下汝今制心勿欲出家毗多輸柯
荅言大王我於今者不為瞋故而欲
出家亦不為貪欲不為貧苦亦不為

脫然家但見世間種種諸苦生死相
隨無有脫處唯見佛法正路能脫生
死終无所畏是故我今樂欲出家阿
育王聞之更增悲泣時毗多輸柯復
說偈言
生死爲懸繩　有人則恒動　在上必復墮
和合必分離
時阿育王復語之言汝當先習乞食
然後乃得出家時王後園有一大樹
以草布地令住其下與一凡鉢令入
宮乞食毗多輸柯即便持鉢行入宮
內種種上食而便得之時阿育王嗔
宮內人汝於今者云何乃與乞食者
上食從今已去當以麁食施之乃至
以麦爲飯經宿臭壞乃可施與時毗
多輸柯得而食之不以爲惡阿育王
見而語之言汝今勿食此食聽汝出
家出家之後恒來見我乃至毗多輸
柯往至鷄寺至已思惟我若於此出
家人物乱我不得修道當於遠處而
出家也便往毗提國於彼出家思惟
精進得阿羅漢果是時長老毗多輸
柯得阿羅漢已受解脫樂復思惟言

昔與王約出家之後恒来見王我於
今者應滿本約乃至次第行至波吒
利弗多國是時長老毗多輸柯早起
著衣持鉢入國乞食次第行至阿育
王城語門人言汝入白王云毗多輸
柯今在門外欲見大王時守門人即
入白王令毗多輸柯至欲見大王時
阿育王而語之言汝可將入令至宮
中毗多輸柯即便入宮阿育王見即
從座起為其作礼如大樹倒起而合
掌觀之無猒悲泣而言
一切諸衆生　當樂於和合　汝今除和合
而味寂靜心　我今知汝心　以慧無猒足
時阿育大臣名曰善護見毗多輸柯
著糞掃衣執持凡鉢次第乞食麁好
俱受心無分別見已白阿育王言毗
多輸柯少欲知足所作已辦王當坐
歡喜心何以故
常行乞食　著糞掃衣　住於樹下
心常在定　心廣無漏　其體無病
正命自活　常生歡喜
時阿育王聞是語已心大歡喜便說
偈言

無

捨於孔雀姓　及摩伽陁國　種種諸珎寶
上妙之五欲　樂於四聖種　除憍慢煩惱
行於大精進　名聞顯我國　寂勝十力法
而汝能受持
時阿育王以手捧之置好座上種種
飲食自手與之食竟洗鉢置之一處
阿育大王於其前坐聽其說法是時
毗多輸柯為王說法而說偈言
王今得自在　當修不放逸　三寶甚難值
王應勤供養
時阿育王與五百大臣及國人民以
自圍繞合掌恭敬送毗多輸柯大臣
人民而說偈言
大兄阿育王　今恭敬送弟　出家有勝果
於今為現證
是時長老毗多輸柯欲顯其功德身
升虛空一切人民皆見其去時阿育
王與諸大衆合掌觀之目不暫捨復
說偈言
无復親友愛　如鳥飛虛空　我以貪愛鎖
不能自在去　禪定有勝果　於身得自在
隨意之所行　一切无罣㝵　為欲愛所盲
不能見此法　汝今以神力　輕我起欲愛

我本有慧傷　今汝為最勝　我等著世法
見聖始知異　今我等啼泣　由汝今捨我
時長老毗多輸柯往至邊地至已得
病以病重故頭皆發瘡時王聞之即
遣給事醫藥療治後得小差醫師給
事悉遣令還其體所資唯食牛乳為
乞食故往多牛處復有一國名分那
婆陁那勘正增長彼國一切信受外道復
有一人受外道法事裸形神畫作如
来礼其神足有一佛弟子見此事白
阿育王王時聞已語駛將来阿育王
所領於虛空中半由旬上一切夜叉
悉繫屬王地下一由旬一切諸龍悉
繫屬王是時夜叉聞王語已於一念
須即將外道弟子并畫像来時阿育王
見已生大瞋心於分那婆陁那國一
切外道悉皆殺之於一日中殺十万
八千外道復有一外道弟子受外道
法事裸形神畫作如来礼其神足時
阿育王復聞是事即勅餘人令取此
人及其親屬置一屋中以火焚之時
王復勅若有人能得一尼揵首者我
當與其金錢一枚是時長老毗多輸

柯入養牛處一日停住跋多輸柯病
來多日頭鬚髮爪悉皆長利衣服弊
惡无有光色時養牛女竊生是念今
此尼揵來入我舍便語其夫汝應殺
此尼揵取頭與阿育王必當得金其
夫聞已即便拔刀往跋多輸柯所欲斬
其頭時此長老即自思惟見其業至
无得脫處即便受死而將頭至阿育
王所欲求覓金王即觀之見其頭鬚
駿奪心中生疑即問其醫師及給事
人時醫師給事人即白王言此是跋
多輸柯頭王聞是已悶絕躃地以水
灑之良久乃起時有大臣白王無漏
之人不滅此皆大王當施衆生無畏
乃至阿育即隨其言宣令一切不得
復殺尼揵時諸比丘生疑問優波笈
多跋多輸柯昔造何業今受此報為
人所殺優波笈多荅言長老當聽過
去世時有一獵師多殺群鹿於大林
中有一泉水時此獵師張施羅網以
其繩羂取置於水邊日日之中多殺
諸鹿是時佛未出世有一緣覺於水邊
食食竟澡洗還樹下坐時彼群鹿聞

緣覺香不往水邊時獵師至不見鹿
来即尋其跡往辟支佛所見已作是
念言坐是人故令鹿不来即便以刀
殺辟支佛長老當知昔獵師者而今
即是跋多輪柯以其日日多殺諸鹿是
故今者多諸病苦復以昔殺辟支佛
故以此業緣於无數年常在地獄受
處常為他殺今是最後果報雖得羅
漢猶為他害諸比丘復問優波笈多
此人云何復生大姓又得阿羅漢果
優波笈多答言先於迦葉佛法出家
樂行布施常教檀越種種飲食供養
衆僧有一佛髮爪塔以香華幡蓋種
種伎樂而供養之以是業報生於大
姓十万年中常修梵行復發正願以
是業緣得阿羅漢

阿育王經卷第三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